集註大全 五六

2802
22-18

門 ロイ-12
號 2802
卷 22-18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曰滕國名文謚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爲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自爲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爲此篇之題也

滕文公爲云云 人物備考云滕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於齊而歸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按孟子致爲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勾踐戴不勝咎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集註 世子太子也 蒙引云世子太子也或謂天子之子爲太子諸侯之子爲世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四章皆言滕事 末章辨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

（此章見人當盡性）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聲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音骨於私欲

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朱子語類百四十曰世子與太子古多互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

孟子道云云文林貫旨云言是道性善時言稱是贊是稱揚意○通義金仁山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爲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固有則堯舜人皆可爲○宜照解云稱堯舜者稱世子自心之堯舜也當時與世子言者不一其詞總只發明性躰根源本善必稱堯舜者只重性善人皆可爲堯舜人性自有堯舜故非上古之堯舜也稱人性上自有之堯舜○諸說辨斷云姚承庵曰滕文性資極好方爲世子時聘問鄰國便汲汲見賢故孟子爲道性善人同此性性同此善語語稱堯舜以證之云云○知新日錄申甫云稱堯舜者稱堯舜可爲

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新安陳氏曰四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已包後面成覸等三說之意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也非是以堯舜證性善也堯舜所以可爲則以性善也人之性善無異於堯舜也

集註渾然韻會云全也 汩蒙引云正韻註莊子與汩偕出註回洑而涌出者汩也然則汩沒二字似有浮沉之意蓋汩者乍出乍入之義不全是沒也 無私欲云云通義史氏曰集註言私欲而不言物欲者二者不同不可不察蓋私即發於形氣之私欲即感物而動之欲私之源從氣上來欲之流從物上去此二字雖不指氣與物說而氣與物所以拘蔽乎我者此其機也集註一字不可輕改而精當如此 撮其大旨如此李見羅曰孟子與世子豈一言乎萬語千言約其旨是道性善豈獨語世子即全書所道者皆性善也此孟子宗旨也他章或言情或言才或言知能之良言不同皆所以道性善也學必明宗要知其旨矣

程子曰性即云云通義程復心曰朱子曰性即理也

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朱子曰孟子也只是太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

性不便是理所以下箇卽字太極却是理安著在心裏面方是性

凡言善惡云云蒙引云凡言善惡云云然亦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直之類蓋從語音所便也又如牝牡雌雄臣主之類亦皆顚倒其字皆從一時語音所便久之遂爲不易之成語耳

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目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

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爲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纔識氣質之性卽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雲峯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

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爲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爲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

【世子自楚云云】知新日錄蘓紫溪曰。世子復見孟子者。非欲求卑近易行也。緣當時論性有謂性無善無不善者。有謂有善有不善者。二三之說紛紛不一。而未能以自信也。故孟子以道一告之。率性之謂道。道亦性也。論道於知誘物化之後。則有一個善。又有一個不善與之並立。故曰一也。○又李見羅曰。夫道一而已矣。一者何。即所謂性善也。○燃犀解云。道即性一。即善言天下道理只是一個善。更無兩個與之並立。故曰而已矣。○覺路黃贊伯曰。復見是悟機。只求下手方法。欲參詳於孟子耳。故孟子以道一決之。而堅其盡性之念也。○林次崖曰。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蒙引云。且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之類。皆道也。五者爲天下之達道。正以其爲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無智愚無賢不肖。其理之所當行者。一而已。

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氏徵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矣此豈可因其資質之卑而以有所聚損之論哉依小註則道之一若根於性之一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偏於已而不可離也

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下同有他說也宋子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益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雲峰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益推本而言根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

成覸謂云云摘訓云成覸之言爲景公發也不可以我吾二字爲自道○文林貫旨云彼指聖賢大夫作人看○燃犀解云大夫猶丈人稽古爲丈夫男子之稱○韻會云易丈人吉註陸云嚴莊之兒鄭玄云能以法度長於人○揚明云兩何人言豈是兩樣人○又云顏淵曰舜何如人只是此人乎何如人亦是此人舜與我同一性人能奮發有爲自盡吾性則亦若舜矣○有解云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稽舜然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爲也就如舜是一般何難之有云云○定一云有爲是奮迅刻勵自盡吾性○宜照解云要看一爲字師正所以爲之○直解云我師是我可師法○通義仁山金氏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關祖問以爲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舉之而曰周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文王爲親父子新承文王而而學之文道同此性即同疑焉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鋭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王雖大聖而事事皆可學爲之不必別師古聖則此言容或有之若如初說則文王聖人事事我皆可學周公聖人言言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我欺也亦通又曰自公明高學於曾子而公明高公明儀皆見稱於孟子高曾子門人儀與孟子年輩相及

集註 成覸云云 人物考二十云成覸齊人 公明云云 又云公明姓儀名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甚尊其師云云

今滕絕云云 文林貫旨云將是庶幾之詞善國指可以興道致治說○直解云書經上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比喻人君爲治人如人有疾病以苦口之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方纔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這病如何得好爲人君者若非克己厲精忍人所不能忍虛心受諫容人所不能容則治無由成而國亦終于不振矣○知新日錄姚承庵曰猶可以爲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善字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朱子曰 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水無眞實得力處○雲峰胡氏曰 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音悅 命篇瞑眩憒 古對反 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 去聲 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若藥不瞑眩二句全是激他奮勵有爲○合喙云知非瞑眩之藥不足以去病則知非力行之勇不足以爲勇○蒙引云此一條所以策勵世子之志使決意自克以圖恢國勢也兼有勸戒二意○又云蓋高宗初得傳說爰立作相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乃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用心以匡乃辟

集註 憒亂 憒韻會云心亂貌

而爲善 合喙云註爲善善字是上文性善善字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其擴充仁義取法聖賢以爲治

以去 上聲 惡而爲善也 朱子曰 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爲善國終不成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 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勉齋黃氏曰 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雙峰饒氏曰 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覸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瞑眩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爲處○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 形甸反 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 如字 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

滕定公云云東坡春秋列國指掌圖滕與宋近隣封皆今河南境也鄒去滕近千里今山東境也○覺路曰昔者言於宋即性善堯舜之說云云○講述云昔者孟子嘗與我言二句不可輕看這是文公行三年喪之根本都自過宋一見中來

程子之言信矣西山眞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此章見人性之善而堯舜可爲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云云文林貫旨云自盡是自然致其哀痛不待勉強的意事服勞奉養葬衣含衣棺槨祭禴祀蒸嘗三年之喪親有三年之愛則子有三年之喪報之○代言云魯不行三年之喪自文公宣公始三年之喪戰國已不行矣昔者成王崩康王葬畢即位諒闇之制不行自康王始○存疑云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覺路周日馭曰自盡二字最重固所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著世子身上說言子遭親之喪此心固其所自欲盡而不假勉強者乃天性然也宜乎世子不能自已而欲以禮行之也○微言季彭山曰諸侯之禮未學就儀文隆殺上說是分殊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理一處親喪自盡盡此理一者而已○又吳無障曰前三年之喪一段重一禮字後君薨聽于冢宰一段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爲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　厚曰飦稀曰粥

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廬以下致其哀也○揚明云飦粥煮爛的粥○順和名曰唐韻云饘和名加大賀曲厚粥也四聲字苑云周人呼粥也粥和名之留加曲薄糜也

集註 孔子告云云見論語爲政篇

子生云云見陽貨篇

不緝曰云云性理大全家禮三云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鹿生布旁反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又禮惟斬衰不緝餘衰皆組之緝必外向所以別其吉服也○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麄生布緝其旁及下際○不緝縫緶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痛切之甚也衰衰摧之意也

飦糜也通義云糜忙皮反即粥也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音逢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

○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太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大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謂衆臣。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此古

細註 ① 叔孫通氏族大全云叔孫通秦時博士歸漢說高帝願微魯諸生共起朝儀與弟子爲綿蕞野外習之拜爲奉常

曹褒又云曹褒字叔通父充傳慶氏禮爲博士褒傳父業博物識古爲儒者宗漢章帝徵拜博士條正冠婚吉凶制度爲百五十篇上之父子三承爲侍中

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强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然友反命云云　蒙引云定爲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飦粥之食在其中也○脉曰志云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爲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爲先祖教後人之詞言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吾字指先祖○微言焦漪園曰禮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定爲三年之喪連父足百官亦須服三年故不欲○又徐儆弦曰魯文公禪制未終而思聚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至文宣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言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爲祖矣○燃犀解云吾有所受之吾字先祖自謂言上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說亦未嘗不是但誤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　集註魯祖周公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爲宗天子亦然武王爲天子則諸弟不敢以武王爲宗而以周公爲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管蔡郕霍邢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謂魯爲宗國也　志記也　燃犀解云志記也記先代行事如周禮小史掌邦國之記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　通考　趙氏悳曰文王之子周公旦旦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綉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去聲上

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朱子曰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爲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

謂然友云云　燃犀解云世子聞言全不責人難惟反己自悼

父兄百官云云　又云見我行喪禮皆不滿足我是我不聞典禮之故非自歉索行不足取信也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正義不可他求句應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去聲

孟子曰然非我所能也天命也有曾子之父母然後可以盡曾子之心有子之父母然後可以盡有子之心曾子有子皆孔子弟子曾子之父曰參有子之父曰高

天命也非我所能也

正義固取自盡句應

然友反命云云李貞庵達說云五月以下一節是未葬時自盡而感近人一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世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應前不可說

四方來云云蒙引云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則四方來者必有隣邦仲者在內

然友反命云云蒙引云燃犀解云可者心秉道可口中說知禮可字

也

予者大悅蒙引云愚以爲是四方來予者也父兄百官不與存焉○燃犀解云予者同盟來予者悅是服其能盡禮也

集註居倚廬云云蒙引云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堊苫枕塊非喪事不言也○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倚廬以木倚堂側而苫蓋以爲廬也天子則加梁楣謂之梁闇

字通也偃伏也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己是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意○雙峰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

不可他求之言信然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觀去諸侯使令者　弔者同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遠近也。○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請世子之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眞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公一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言人君居喪之禮。

滕文公云云　文林貫旨云爲字作治字看○通義金仁山曰大事記在周赧王之三年

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雲峰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眞可爲也

○滕文公問爲國。

此章見爲國當以仁政爲本

集註聘云云　韻會云聘訪也大訪曰聘也

孟子曰民事云云　蒙引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乃冬月事也故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按爾字朱註無音義鄭玄箋云爾女也○文林貫旨云爾助語辭○微云事類云穀之種不一有言三穀爲梁稻菽者有言五穀爲麻黍稷麥豆者有言六穀爲稻黍稷粱麥瓜者有言九穀爲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有言百穀包舉二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者○字彙云綯徒刀切絞也糾絞繩索也

集註絞也　字彙云絞古巧切纏也縛也糾也繞也縊也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民之爲道云云梁惠王篇放辟邪侈○蒙引云放始違於道僻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侈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揚明云罔民是陷民○蒙引云罔民者但知自利不知利民○又云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燃犀解云禮制即恭儉之實勿作兩層○蒙引云恭儉直以持身言禮下取民則自其處物者言恭儉實德之流行也

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眞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能眞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爲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

陽虎曰云云蒙引云不制民產而罔民則厲民自養矣非爲富不仁乎集註正義曰按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權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

夏后氏云云燃犀解云夏受禪故稱后后君也分族曰氏殷周征伐故稱人相敵曰人也○講述云其實皆什一也實對名看貢助徹其名雖殊其實總是什一貢法每人貢五畝於五十畝之中是十分中取其一分助法除公田廬舍外每人助耕七畝於七十畝之外是十分外取其一分周人鄉遂用貢之什一都鄙用助之什一故曰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云云揚明云何以謂之徹蓋耕則通融無徹此之分收則均平無多寡之異如徹上徹下取均通之義焉何以謂之助蓋不於私田內取民之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爲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爲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稅而惟於公田內借民之力如刺籍之義焉此皆取民有制而良法之中有美意寓焉○盧未人曰徹者徹也謂通也均也通非通用貢助之謂只是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計畝均分有均徹之義助者籍也亦是此法但商人原名爲助便以助取義周人更名爲徹便以徹取義故曰雖周亦助也○知新月錄黃葵峯云集註百畝而徹必兼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者蓋惑於鄭玄周禮註謂周禮遂人所掌以千起數乃鄉遂溝洫之法用之近郊匠人所掌以九起數乃都鄙井田之法用之野外縣都然者周禮遂人屬地官匠人則屬冬官豈有鄉遂之田掌於地官而都鄙之田乃又掌冬官之理耶況周禮原缺冬官而匠人見於考工記乃漢儒所以補周禮豈可指爲周之制也孟子只曰百畝而通力合作却不之信而鄭玄謬說反取之以紊孟子之言亦惑矣

集註鄉遂云云周禮云百里之內曰鄉鄭司農曰百里外六遂遂人主之○衍明云鄉遂之貢猶夫夏而已都鄙之助猶夫商而已其能有加于什一之外乎○蒙引云鄉遂迫近王城凶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

十夫有溝蒙引云夫與家一般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或九人或五人所謂數口之家也非夫與家不同也然則何以言十夫也周禮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畝故用其文云十夫也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所謂助而不稅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通考趙氏惠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縣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於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

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二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字中爲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屬而言也。○

【奉新陰氏炤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

耕則通力云云。蒙引云。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此。周家之徹兼鄉遂之貢與都鄙之助皆然也。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下同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爲八家。家各二畝半。一夫以爲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畮。

竊料商云云徐儆弦曰朱子之疑似矣然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周之徹法自宣公變之自商鞅壞之其餘諸國亦無存者前此而夏商孟子不云乎堯舜既沒暴君代作棄田以爲園囿夏太康之世已棄田官於不務矣以此觀之則夏之貢壞於孔甲履癸故殷不得不助殷之助壞於紂故周不得不徹如殷周之際疆界尚存先王豈好爲是變更哉

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處更互也愛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上可以爲法者也若夫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舄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

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通考

石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畛洫澮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畎澮距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畛洫涂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爲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爲記而所謂畝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所謂畝者濶一步長百步古人

重黍稷粱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疇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疇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是平田但止以田疇爲註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疇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疇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疇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爲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疇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疇三代可以例推也○傅氏寅曰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甸五百七十六家家一人則五百七十六人一旅者軍也餘七十六人爲軍外之用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但夏貢無公田一夫受田

止五十畝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井五百七十六太家受五十畝爲半夫五百七十六家受田千二百八十八夫耳所餘亦如之以九等通率家受萊之夫則田萊俱取足於十甸之內甸外三十六井其三分去一之法乎成十旅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七十五成則三軍矣猶餘二十五成以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閒田及餘夫之田是方百里僅可爲公矣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甸五百七十六井周悉井其田夏則田萊各半若夏之時未盡闢故也殷人七十而助恤助爲有公田二十成百井甸六十四井除公田爲五百一十二夫計五萬一千二百畝家受七十畝計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畝其甸外三十六井亦三分去一之法也十同百成爲三軍二十五成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閒田及餘夫之田殷甸二國之地

龍子曰治地云云文林賈音云治地是分田常是一夫之數徐廉曰歲凶歲是荒年○駰案鄭玄云治地分地善字舍便國便民意○蒙引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盖亦酌之舊設使盡是後世之流弊則湯之興只去其流弊而仍用其正法亦可也何必又改用助法今人只是恐傷了大禹則如朱公遷說耳夫聖人隨時有作法則因時詳略再去唐虞未遠也尚古朴只用貢亦足治矣至後來子孫不善用之不能隨時豐歉以爲賦之增損而拘守成法則見其弊耳後世改用助徹云云又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年年今如此貢於上也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百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執中矣○徐言焦滑園曰校數歲之中爲常是校量數歲之所入而酌其適中之數就立作常法○王觀瀾曰樂歲非暴取也狗於常數也凶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音縱或音普現反者非

養去聲

惡平聲

歲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集註】龍子古賢人人物備考二十云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滅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事親友鄉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云云○通義金仁山曰不知其世故但曰古賢人孟子書兩舉其辭惜其言論風旨不盡傳於世也【狼戾猶狼云云】小學顏氏家訓云狼藉几案陳註狼藉草而卧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藉○蒙引云狼戾猶狼藉韻府曰言粒采饒多狼藉棄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宋子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當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雙峰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宮凶年糞壅也竟圖壅於用反旁從土培也月令糞田疇疏作壅音同【盻恨視也】通義仁山金氏曰盻從目從分者氣出貌蓋目有恨氣也俗誤作普莧反者非蓋盻字不從分而從分謂目黑白分明也說文亦作辨【出息云云】韻會曰今人出錢生子亦曰息○前漢食貨志上云亡者取倍稱之息註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償】說文云還也廣韻報也復也增韻酬也

【夫世祿云云】鄒嶧山折衷云不重世祿上蓋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直解云凡人臣有功于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做世祿孟子又告滕文公說先王之制有世祿以養君子有井田以養小人這兩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有不容不並舉者今世祿之制滕固見今行之所以厚君子者固率由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通考】【董氏彝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世則爲善在後世則爲弊非法之過也人爲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爲良不得人而用則爲弊

先王之舊矣惟是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

集註 世祿者云云 蒙引云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蓋世祿者受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云云此乃正言之乃承上文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而云也

詩云雨我云云 微言云引詩不是證助法之善亦非謂滕當法祖也但恐文公疑助之難行故言當時法雖盡廢試就雨我公田之語想像起來是雖周亦且用助耶寔相沿至今其爲嘗行明耳王觀濤曰恒産既制恒心可興故設學繼之○小雅大田篇註云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

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如字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朱子曰 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

設爲庠序云云 燃犀解云設字有久湮而特起意○蒙引云序者射也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禮也故射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有王者云云 揚明云王者是有德受天命之君起是興起在位法是法滕先養後教○蒙引云日拔之說以爲是爲王者師指三代言滕當師之王而取法之也

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賣。賣便相離了。通考趙氏悳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集註 褊小 褊韻會云衣小也增韻褊小陿陋也 聖賢至公云云 通義程復心曰所謂聖賢則總五帝三王及輔佐之賢與夫孔子孟子而言之也恭儉德也禮下取民有制政事也貢助徹法度也學校教也所以成終也內外兩盡政教具舉本末始終有序爲國之道備矣國雖褊小勢不能致王業興然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爲王者師則德澤亦足以及於天下矣於此可見聖賢至公無我之心以此見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爲之事也

詩云周云云子力行云云 揚明云子指文公之字指教滕亦字對文王看新國主恢張國勢言○宜照解云力行二字則是有爲者亦若是也○通義金仁山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字亦作斄傳其子斄圉至不窋迁于戎至公劉避桀迁邠至古公又迁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

滕國褊 俾淺反 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國以滕之福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云新子之國蓋井法壞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所以新之也

使畢戰云云 燃犀解云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韋昭曰黃帝八家爲井井閒四道而分八宅則井田始于黃帝○文林貫旨云選擇選群臣之中也慢是廢壞的意定是定其法制的意○蒙引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疏云穀所以爲祿故云穀祿

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峰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爲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集註 經界治地云云 通義程氏復心曰治地謂閒其方里爲井之地也分田謂分爲九百畝之田也田側有溝壑上有塗封植則封其所植之木爲界也○蒙引云溝水界也塗陸界也封土堠也植種木也○溝洫以爲水道道塗以通往來土封以辨地隅種植以定分守皆是正經界也

此法不脩則云云 通義程復心曰經畫界止之法不脩則田無定制不定爲一夫授田百畝之制而民之豪強者惟其所取得以兼并他人之所有我之所占者既多則人之所得者或少故於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則不特取公田什一之賦而暴君貪吏惟其所取得以歛其私田之所入此或得祿之多或得穀之少故於穀祿有不平

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爲界 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去聲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

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做使畢戰往問。○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小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知爲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止。纔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無君子莫養野人無野人莫治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上說。然却相因。敎祿即井地中公田。發其穀以爲祿。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可徒鄉老遂八。百里內爲六鄉。郊外爲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都鄙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通考趙氏惠曰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郊三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

夫滕壤地云云揚明云壞是土界褊是狹陝○蒙引云將殆也將爲言殆也必有爲君子者非將然之理○燃犀解云將者必有也

請野九云云燃犀解云識字貫下三條○蒙引云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外鄉遂之地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井里疆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于上也○自解云野是遠鄉地土九一是九分取其一分國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賦是上納云云集註鄉遂云云燃犀解云國門之內爲六鄉又其外爲六遂

田不井授云云蒙引曰溝洫亦經界之法井田亦有溝洫此云田不井授但爲溝洫者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

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爲九千二百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充井八夫。野八十四成。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爲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共二百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每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是爲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是爲一遂之賦。餘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爲軍外之用。○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朱子曰國中行鄉遂

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常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卒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八。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其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强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通考仁山今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

卿以下必云云微言焦漪園曰祭貴於潔故以祭爲圭田○楊明云下包士大夫在內○蒙引云圭田五十畝走卿以下皆同也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微言季彭山曰是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紹奉祭祀之田若當其身則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耶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亦必有差等

餘夫二十云云存疑曰餘夫則或是都鄙之田或鄉遂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爲四介二十五畝也○千百年眼云分田常制之外又有所以厚野人者故八口之家有弟爲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以給其衣食以濟井田之不及凡此皆是一戶無壯丁者子弟尚未受田不可無養斷分是八家中之畸零戶也如云有一夫即加一餘夫田則人多田少何以給之

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通考趙氏惠曰圭潔田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宋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峰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上

死徙無出鄉　云云　文林貫肯云鄉故鄉也人遂故鄉之思扶持是相爲救護意○定一云經畫既周民有常産無出鄉者無流離也同井共世業也相友相助扶持此便親睦處皆是井田有頽者也○蒙引云此段大槩言井田之制之有以善乎民俗也不可以爲井田之效也先王立法之意蓋如此○通義程氏復心曰鄉謂萬二千五百人爲鄉之鄉死徙無出鄉者死而葬者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也鄉田同井者同鄉之人則八家向爲一井一井之中其出入則自相爲伴防鄰寇盜則自相爲助疾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井田救火恤患之事也如此則朝夕同處自然親睦也此又言助法之善也○楊明云守是提督鄉眾火望是窺察觀變

文絕長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由小人又有餘夫似爲難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侯若能脩復井田不爲園囿宮室汙池以大不患於不以行王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衆地不可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通考【朱子井田類說曰】班志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爲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注何休曰田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

方里而井井云云　文林貫肯云養當作治字看野人兼君子也○通義吳氏程曰養供也養公田謂供其力役○杜静亭筆記云方里二句是記井田形體的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說井田形體的細目此正所謂雖周亦助者○微言焦漪園曰方里而井是就一里說百里千里也如此井九百畝是就一井說千井萬井也如此即是正經界處○疏屏庵疑問曰先公而後私正見野人之不宜養君子乃所以別其野人不必添一君子解此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通

義金仁山曰先公後私即詩云雨公及私之意春秋傳曰公田不善則非民私田不善則非吏蓋民惟當先公而吏則當恤民之私也反是則公義非之

受田如此。此七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桑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傚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慶源輔氏曰。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通考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爲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以爲菜田。公田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爲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爲徹者也。野謂近郊

此其大略云云 楊明云此字指方里節大畧即大槩○又云潤者柔而不硬澤者得而不澁總是變通不滯之意○脉云潤澤非文飾之謂所謂善用法也云云○蒙引云指仁政必自經界始至所以別野人也此比周禮亦爲略○覺路周季候曰潤澤工夫是行得通滑不滯之意謂民風不可執也土俗不可沿也古今之際不可不變通也上下之宜不可不化裁也貴在君以君乃民事之主也經界之所從出也責又在子以子乃民事之輔也經界之所身任也但君與子不可乎此處須與上子力行必勉相映說○何南金補旨云潤澤謂助法之行處之曲當合人情宜土俗酌時勢憔悴之民得蒙至治之澤在滕之君臣加之意而已總包在民事不可緩也一句

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二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集註 皆句 苟說文率也且也

之意也。或問潤澤之說。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呂氏曰子張子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去聲下言治同。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

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災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新安陳氏曰喪禮有節文經界之法有制度二者皆廢壞

屑屑五車韻瑞云屑廣韻顧也屢動作也增韻又碎也輕也苟也○前漢書卷九十九列傳六十九上王莽傳云晨夜屑屑寒暑勤勤注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後漢書列傳四十二崔駰傳達旨辭云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注屑屑猶區區也命世蒙引云命世命之訓名猶今之人題書名亦云命之曰何書者名之義也○此二字不見經傳三國史橋玄謂曹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惟在君乎命世二字蓋出於此○文選四十一李陵書曰命世之才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諸侯志治之心而以上道勉之

故不可詳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南軒張氏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雙峰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

有爲神農云云　黃葵峯曰爲神農之言不是稱述其說也不是亦正經神農之說也蓋神農本教民稼穡而此則農家者流托爲神農一家造爲神農家說話而欲售世者也○講述云有爲神農之言者著一爲字則所稱便非神農之言是許行造言而托之神農者下文並耕數句是也○王觀濤翼註曰通章以並耕爲主未同賈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平重○揚明云遠方指楚○微言徐儆弦曰此章分作三段一是闢許行之並耕一是責陳相之陪師一是闢許行之治卒○又李彭山曰衣褐便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識爲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而食養飧而治隱然寓衣食之間矣○蘇紫溪曰許行是不大言欺世之徒彼見孟子言三代之說爲文公取重故自倡一說不曰三代亦不曰堯舜而直曰神農謂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孟子之上欲以是而竦動人主竦動天下耳

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濶六尺有餘兩傍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當國所以鑿開阡陌爲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却

通旨　朱氏公遷曰　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耳鄉遂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爲新貢助兼行此王制之本略也先王之法何爲而不可用哉

此章見孟子闢異端以衛正道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闉

居處之地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掾作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

程子曰　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

朱子曰　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

集註　神農炎帝云云　圖史合攷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安登有嬀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

許姓云云　人物考云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怠於農業作書二十篇托於神農

章圖云前言市廛則爲市中之宅此但言廛則爲民所居也

捆扣掾又吳氏程曰扣掾謂擊而促之使其堅密也

陰陽醫方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黃帝使大撓作甲子始迎日推筴故陰陽家者說時日吉凶多推黃帝醫家亦推本黃帝岐伯設爲問答之辭傳述古語雜以附會然比之諸家號爲精深

陳良之徒云云蒙引云此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云踵門而告文公曰方是面對之詞○人物考云陳相亦楚人與其弟辛初受業於陳良爲儒者之學後師許行○通義東嘉吳氏曰陳相先見文公便言聞君行聖人之政便是指行井田之法

集註耜所以云云通義吳氏程曰屈木曳於前與耕夫執於后者通名曰耒故所執處謂之耒柄唯在下冒以鐵而起土者耜也

陳相見云云孟子道云云文林貫旨云道稱贊也未聞道也云云蒙引云未聞道蓋謂神農之道也○揚明云道字寬說暗與神農相關○存疑云與民並耕而食正是許行邪說害道處故通章節節辨之○脉云并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此句重看饔飧非必親身爲之太槩言其不食于民耳云云○揚明云倉廩責粟府庫積財○文林貫旨云厲是勞民耕種意自養是滕君自奉○通義程復心曰文公既有意於爲國而問於孟子孟子既告云當以經界爲始而文公又使畢戰主爲其事矣故隣國皆知之而有志之士各欲以其所學來至於異端邪說亦皆欲來售其說如許行是也許行謂君民尚當並耕而食則爲君子而仕者可知矣是其說正與孟子分別君子野人相反故知許行欲陰壞其法也

孟子曰許子云云冠素云云揚明云素只無文飾不限定白色○圖史合攷云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之以絲麻見鳥獸有

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安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眞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爲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孟子分別必列反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

冠角頍胡之制遂作冠冕
纓緌○又云襍記無以素
鄭註曰素生帛也
集註 釜所以云云 圖史合
攷云釜用之以煮者也冶
人爲之甑用之以蒸者也
陶人爲之
[以粟易云云] 徐儆弦原旨
云厲陶冶厲農夫二厲字
俱本厲民自養句生來治
人治於人治天下等治字
俱本饔飧而治治字生來
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食
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
當堯時以下有憂字俱本
勞心字生來○文林貫旨
云舍是止皆指凡百器用
其指許子宮中○又云紛
紛然是擾亂多事的意○
又云憚是畏煩是勞不憚煩如言不厭其勞的意○宜照解云凡百工之器止皆取諸其室中而
用之何爲既易乎陶又易乎冶紛紛然與百工相交易何許子欲爲太古無事乃不惧紛紛之
煩若是

耕與。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室家之中
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夫聲

集註 械器釜云云 蒙引云械器釜甑之屬謂其機械便當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用之
屬二字以該之 [陶爲甑云云] 又云陶何以能爲甑曰古之甑實陶爲之故從瓦北方原無杉木
可爲木甑今有之者皆自南方徙也○圖史合攷云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釜之匠也○古史考云
曰燧人氏鑄釜作刀鑄金
即冶也莊子云大冶鑄金
尸子云蚩尤造冶
[然則治天云云 人之云云] 蒙引云此節因陳相所謂
百工不可耕且爲之說而
數暢言之也所謂因其所
明通其蔽也○千百年眼
云爲字指爲治有大人二
有字重看見各有其事不
相混意云云○知新日錄
廬未人曰有大人之事一
句是辨折並耕之大旨種
粟至此三節皆以小人之
事不能相兼而折並耕當
是以下五節皆以大人之
事不能兼小人之事而折
並耕○存疑云天下之通
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 器。釜甑之屬也。陶爲
甑者。冶爲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
字而明辨以闢之。○[雲峰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
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
陋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
以深闢之也。
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指小人之一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厲食於人者不爲厲民許行厲民自養之說之爲妄也

集註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云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恐人只以或勞心勞力二句按故曰二字爲古語而以下四句爲申釋之詞故因解治於人等句之義而承之曰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詞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爲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爲歟。路謂奔走道路無暇休息也治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首有故曰字知其爲古語。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南軒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世者許行之言有以奪其食爲此理天實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姑大德昵私情以妨下體卒歸於不可行耶。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當堯之時云云凡下五節又引堯舜來說堯舜之道即神農之道也堯舜不能耕則神農必不並耕矣

敷治云云揚明云敷治分布除害之治道

三過其門云云　蒙引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八年在外三次過其家門尚不得入見其骨肉之親況暇於耕乎○微言吳無障曰三過不入謂禹做那疏瀹決排的事十分忙迫雖家且不暇顧也克與雖欲耕得乎相關不入只是勢不得入不重聖人之心自不欲入說者多不解此

雖欲耕得乎　演云禹能開天下以得耕之地而不能使其身有得耕之時禹能治水而不能兼耕稷能教民耕而不能兼治水便寓駁許行兼耕之非

集註　洪荒之世　揚子法言問道篇云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註惡其與禽獸同

五穀　群書拾唾云禾麻粟麥豆一云黍稷麻麥豆○通義金仁山曰五穀稻黍稷麥菽此用周禮九穀之數而五之也舊說黍稷稻粱秫夫四穀皆有秫安得獨出一條然古人重黍次亦重粱粱今粟也其種亦多當曰黍稷稻粱麥爾吳氏程曰五穀按集註本之趙說然周禮疾醫註則以爲麻黍稷麥豆或又云禾麻粟麥豆謂之五穀故貊地生黍不在五穀之內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池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來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

烈熾也　蒙引云烈熾其火也焚者灰之也○通義云熾昌志反謂熾火於山澤間也

九河曰云云　蒙引云新安說又與楚詞註不同楚詞註以爲徒駭是河之本道本道即謂此經流也尚未知孰是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駒盤曰鬲音隔津。新安倪氏曰　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駒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爲定也

通考　吳氏程曰　曰簡曰潔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推合簡潔爲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水道攷之九河壅在河間路涂州境內今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

瀹亦疏通

濟漯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濟字當作涑出王屋山崔下伏流地中至孟州溫縣湧出二源是謂涑源入河復南出爲滎澤自爲一瀆以東北入海至王莽末不復南出而諸儒攷之謂伏流地中隱見不常今清河行其故道漯史記禹二渠以殺河流一謂涑一謂漯也故河北行至今開德府漯受河流入海西漢河徙併行漯川其後又徙而漯亦涸矣

漢水入江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泗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記也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事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爲與句通考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瀹濟排淮江而注之海

后稷教云云李九戎云人之有道也道字即五品人倫下面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明友即人字親義序別結即道字○蒙引云水土左平稷始教民粒食以免其艱食之患急於民事如此是亦自有不暇耕意在○按煖衣之衣字宜爲平聲讀之五車韻瑞亦引此語入微韻○揚明云振有振動振作意德屬在上者即勞來等之德意○直解鼇頭唐荊川曰此處不暇耕以工夫言下不必耕以事體言○講述云教以人倫至有信是命契以立教之道勞之來之至振德是命契以敷教之方○又云勞謂民之用力於人倫者則慰而勞之也來謂民之趨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也匡謂立心之背乎人倫者爲邪則匡而正之也直謂行事之反乎人倫者爲枉則矯直之也

集註言水土平云云通義許白雲曰聖人治民不過教養兩事堯治天下遇災變先命舜禹平水土次命

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后稷教稼穡然後使契爲司徒次叙必如是

秉彝大雅蒸民之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化后稷官名棄爲之【通考】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專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說文種曰稼斂曰穡○【黃氏紹曰】治水之役勢必偕行故禹明言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益奏庶艱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耕矣蓋當疏道之餘相其便宜有可播種以爲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離也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乎雖謂稷亦過門不暇入可也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

書曰天云云皐陶謨云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放勳本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放上聲則作倣謂倣是道而爲功非有所作爲也亦有作去聲者則訓至訓大書蔡註云放至也猶孟子言放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

提撕語錄解義云執持也

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爲證者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初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陣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明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勅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爲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問振德是施惠否。朱子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能得之又從而教之○慶源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立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能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爲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竝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事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一句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能別於禽獸也憂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脩道之教以別人於禽獸也言人之生也直則欲人因其生理而順之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心而擴充之皆恐人之不能盡人道也。

堯以不得云云脉云堯以節是結上兩節勿分上爲不暇耕此爲不必耕蓋有堯舜之上則有堯舜之憂有農夫之已則有農夫之憂堯舜以天下爲已故不得舜禹皐陶分明是爲天下而却以爲已憂已字便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云云○鄒嶧山折衷云上言堯舜之憂民堯則舉舜舜則舉益禹稷契便有得人意了但未及顯言至此方發其意見聖人之所以憂民者大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竝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云云 揚明云爲天下而得人以共治是一躰中最懇切處故謂之仁○日錄申甫云以天下與人非傳位之謂乃是以天下之政委任之也○微言董思白云分人教人二人字對天下二字看惟止說人便狹小而又自分之自教之更覺難徧所以不若爲天下得人之大○又陸平泉云堯爲天下擇君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 人者對已而言 而難久 教之者僅已耳 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 應惠字句 教化無窮矣 應忠字句 此所以爲仁也 仁字可包惠字忠字

○慶源輔氏曰 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爲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云云 兩箇惟字論語作唯集註唯猶獨也○燃犀解云則與之齊準也以德業言○知新日錄盧未人曰大哉君哉等語不重贊其德業之盛只取無能名而不與兩句反起用心一句言大哉堯而曰無能名是忘言之化君哉舜而曰不與是無心之治此皆無所用心者不知堯舜之治豈無所用其心哉特不用于耕耳用心只是堯憂不得舜二句○微言吳無障曰當時孔子說大哉堯君哉舜本無不用於耕意孟子將無作有正其文章妙訣○周用齋王意云用心即所謂憂也亦即勞心之說也太人勞心之事此處發渾殆盡○章圖云亦不用於耕言亦不用心於耕也

集註則法也 通義金仁山曰論語集註曰則猶準也惟天爲大而堯之功德與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音洛 也 新安陳氏曰 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掇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不特辨闢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之相準據此註則堯法天之大當以語註爲是

吾聞用夏云云 燃犀云夏大也華也中國之称夷逸也無禮之名○講述云用夏變夷言用我諸夏禮義之教變化夷狄之人使從吾教舊說用夏自變其夷如陳良之謂非是蓋首有吾聞字則二句當是成語勿因陳良而强解者矣○微言王觀濤曰夏以教言夷以習言云云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指陳良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

答者孔子云云 圖史合攷云周靈二十一年庚寅孔子生七十二歲卒在魯哀公十四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日錄靈未人曰孔子沒一節蒙引淺說作三段看一言衆人不倍師一言子貢不倍師一言曾子不倍師存疑又作四段言三子亦不倍師看來上數可不甚重只是叙事以起曾子尊信夫子之意不倍師只講曾子言曾子于有若之似其師者猶不肯事陳相于許行之反其師者乃從而學之故下文只曰亦異於曾子通不相涉上文○直解云任是擔負的行李塲是塚傍之地○存疑云三子思慕之心如後世丁蘭刻木之類耳○通考趙氏愼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築室於塲冢上祭祀壇塲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瑩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鐃甓爲

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慶源輔氏曰 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爲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乎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

祠壇方六尺冢塋樹以白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艸

【江漢云云】揚明云夫子自體無一豪點汚似濯以江漢出來

【秋陽云云】揚明云心體無一豪障翳似暴以秋陽出來○存疑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汚也秋日燥烈而暴之乾無此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蒙引云江漢秋陽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此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在學者詳之

三年古者爲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動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問鄭讀爲聞喪去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

【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

【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

【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將應聘於楚】蓋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

【通考】趙氏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丈六尺冢塋中樹

集註夫子道德明著云云存疑云註明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　彷彿文選楊雄甘泉賦云彷彿其若夢○字彙曰彷彿猶依稀　或曰此三語云云通義許白雲曰以爲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云云○吳氏程曰或曰云云蓋疑江漢楚望故孟子以語楚人曾子不應捨他水而称此

今也南蠻云云演云南方蠻夷之地指楚　變看燃犀解云鴃一名伯勞一名博勞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音名○通義金仁山曰博勞食母之惡○講述云非先王之道一說作是非之非一說作非毀之非俱通○燃犀解云先王指上堯舜○蒙引云非先王之道此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同

以百數皆異種曾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音下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妃兩反彿音弗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鴂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云云摘訓云上二句不指陳良只依詩以鳥言下句借詩言而反之方指陳相說謂陳良學猶喬木也許行之學猶幽谷也今也下喬木而入幽谷反鳥之不如矣　集註詩云伐木云云通義詩傳云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幽深也迁升也喬高也

魯頌曰戎云云微言徐儆弦曰首言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昔者節與仲尼相應魯頌節與周公相應且許子楚人陳良用夏變夷即是楚產周公荊舒是懲亦楚事此文字中之一奇也○又李彭山曰膺戎狄本周公事孟子兩言及之說者以爲事本僖公似誤○直解云今許行變夷之人畔于聖道乃周公之所擊也子正舍中國之教而從其學眞所謂變于夷者矣何其變之不善如此耶云云○文林貫旨云不善變如言變得不好的一般○揚明云不善變責陳相變得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又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不善非謂爲不善所變

集註 荊楚云云 章圖云荊本州名春秋初以荊舉曰荊後乃曰楚 舒國名 又云春秋傳杜氏註舒國今廬江舒縣 懲艾也 通義云艾五蓋反懲創也一音又治也

從許子之云云 揚明云不貳無兩樣 五尺之童云云 焦氏筆乘云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布帛長短云云 揚明云帛繒也長短以丈尺言相若謂長同長價短同短價不是長與短同價餘倣此○又云麻是苧之類縷是織麻成縷者絲蚕所吐者絮散絲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量斛言大小以形體言物包布帛等不齊指精粗美惡情實理自然處○原旨云許行始托神農君臣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托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物也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燃犀解云縷繿縷也敝衣也絮繰餘爲絮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曰夫物之云云 文林貫旨云情指自然之理言○日錄盧末人曰巨屨小屨同價此與上文不同上是大與大同價小與小同價此是巨與小同價以比精美與粗惡同價亦因上文借一仲以爲喻耳○代言曰巨屨小屨同賈只借言之以明美惡精粗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緣許子捆屨專業所當身親較量其賈就其明者通之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峰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

集註 蓰五倍 演繁露云古書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蓰徐廣曰五倍曰蓰

大屨小屨同云云 通義白雲許氏曰許行謂不論屨材精麁但大小同賈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賈則賣者必不肯爲大者是比說將大小比精粗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闢農家而責其倍師之罪

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新安陳氏曰 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 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慶源輔氏曰 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强欲齊之私意橫至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强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

墨者夷之云云 文林貫旨云因依託之意○說文云因就也○定一云因曰求見此是歸儒一机處

求見孟子 燃犀解云便是反正之漸 吾固云云 燃犀解云來者不拒本願見之 今吾云云 燃犀解云辭以病恐求見未誠也○衍明云夷之不來亦孟子之言

集註 墨者云云 圖史合攷云韓非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

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東陽許氏曰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

此章斥異端衛正道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 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雲峰胡氏曰 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

爲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人物考二十二徐辟未詳

他日又求云云不直則道云云知新日錄黃葵峯曰道字不必說爲儒者之道只說道理耳孟子正不欲立門戶正欲斯道公於天下豈自稱吾儒之道以與彼相形哉

思以易云云揚明云欲以薄道變易天下風俗

豈以爲云云揚明云非是以薄道爲非是貴崇高也○文林貫旨云豈以爲非是而不貴猶言決不以此薄道爲不是決不以此薄道爲不貴

以所賤事親摘訓云夷子既思以薄易天下定是以薄爲是而貴之也以薄爲是貴之則必以厚爲非而賤之矣夷子葬其親厚乃不用所貴而用其所賤何耶

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反之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

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闢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

集註詰說文云詰問也治也責問也

云夷子曰此謂墨道與儒道不同也蓋君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以說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

同匍音蒲。

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以證己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耳

彼有取爾也云云文林貫旨云彼指如保赤子之事言取爾蓋語助辭

匍匐圖史公攷云釋名云匍匐小兒將行也匐又音○說文云楚宜反廣韻父也

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云云文林貫旨云施愛也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呂氏大圭曰兄之子則于我稍疎然猶必有差等何況吾親與他人乎此是警醒撥動他語意甚活

如言有所取義意○蒙引曰爾也二字皆語助辭

猶捕也指索可執取之言也匍伏也匐伏而行也

○存疑云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一本

○文林貫旨云物字解作人字一本指吾本於父母說一本指父母與路人說故是所以視路人如父母說○脈云一本猶云一脈也二本一字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說情不屬于一脈之父母而有所歧而二之故大惑不解如此也俗講父母與一本多一又下本脈不得貫通

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己子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

以拒孟子之非

愛無差等逼義云差楚宜及或音叔非麻韻

施由親始則推此反

墨而附於儒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窺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

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新安陳氏曰理屈詞窮强爲此說以自逃遁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隣之子本有差等書曰之取

辟言本爲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爲書之取辭者方說得通蓋非爲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已子者蓋兄弟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理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厚薄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釐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問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親疎各貴賤方得今却曰

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朱子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無差等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看○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已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二本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

細註書曰立愛云云見尚書說命篇
所謂孝弟云云見論語學而篇

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佛學觀之。吾儒益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悍說之窮於此。亦可驗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慶源輔氏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爲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峰饒氏曰夷之引若子亦得因其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

益上世云云燃犀解云蓋者傳聞之言嘗有者對後世言○代言曰蓋上世蓋歸反兩蓋字大都測度憶度想象嘗如此耳○蒙引云一說謂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乃爲己見而然也其所見者己之親也惟至親故然也○脈云非爲他人泄言非爲旁人見我薄親如此而發傀也云云○衍明云中心達於面目句最重一本之理所可驗者莫切於此○文林貫旨云蓋是發語詞○又云誠是字指當然之理說○又云孝弟就愛之道言仁就不忍其親之心言面目文林貫旨云面以色言目以淚

太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爲愛無差等。○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今曰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爲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卽本於天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蘧裡而掩之掩

（非徑返分明既葬不忍捨棄遂低佪）

言也 蓋歸反云云燃犀解云蓋是急急之意又云反復往也 必有道 衍明云必有道言必從厚也

集註 蚋蚊云云圖史合攷云埤雅曰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雨而生與蚊實異○古今註云呼蚊蚋爲黍民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 土籠 通義云盧紅反平聲舉土器 土轝 通義吳氏程曰轝音余車也兩手對舉也

非爲他人云云蒙引云此他人字是指他人之子邪抑指他人之親邪泛指路人耳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蘖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音婁蛄音姑也嘬攢徂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

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蘖土籠盧紅反也梩土轝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慶源輔氏曰此又孟子略其遁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埋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爲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

徐子以告云云脉云一節說得一本極切故夷子憮然自失有覺今是昨非意命之矣謂吾雖未親見孟子而聞其所以言已有以教命夷子矣須摸寫他恍然悔悟意○直解首書云姚承庵疑問曰命之云者不是但說是教我天命之謂性人皆言之者也一入於墨視其親同于路人與禽獸何以異今幸聞此言舉一本之心復還于我是天之命夷之也如此說方見夷之醒悟處照得憮然爲問來若只說教之矣末切○按此說亦一見謂是天之命夷之也似蛇足以上直解○蒙引云夷子憮然茫然自失於吾心有戚戚焉

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直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爲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朱子曰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下同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易納約自牖之義。○雲峰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良心以正異端之謬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終

陳代曰云云文林貫云不見不往見也大大用之也小小用之也一見之不待幣招而往見之也志是記古書之名可爲指見諸侯爲王伯之業說○燃犀解云然者擬議詞一見二字宜若關係意○知新日錄姚承庵曰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后世貪慕富貴之爲但于枉己直人處看得欠分曉故孟子詳辨其不可枉而終告之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焦漪園四書講錄曰宜若小然晦庵解作小節愚意不見諸侯陳代以爲若自小耳然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小即枉尺之意今一見之三句即直尋之謂也園謂諸葛孔明自謂不求聞達於諸侯深得孟子意○燃犀解云宜若猶言恰似也小者小節僅能守己然者凝議之詞 集註疏云十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謂屈己爲小王霸爲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

十曰尺十丈曰尋○小爾綱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

孟子曰昔云云文林貫旨云招是以物召之使來取即贊之爲志士勇士意也奚取於虞人也何哉有怪不若虞人之意○揚明云志士是有守的人不忘是不恨勇士是輕生的人○諸說辨斷鄔惟因曰志士勇士皆是守道不忘者只是念念在道上雖在溝壑喪元而此念不忘註中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一心只要尋死此成何等學問此勇士非是輕生者亦不是常念戰鬪者善守道而爲君所殺亦是喪元何必戰鬪也○袁了凡刪正同于辨斷○蒙引云溝壑溝長壑深而大壑谷之受水者○家語正論解篇云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某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爲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

遵之也 **集註** 招大夫以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爲信漢初尚紹齊禮招大夫以旌虞人以皮冠 固窮出衛靈公之篇 此二句乃孔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爲犯分軍中有令而不至則不泰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取之此事孟子書凡兩出又見左氏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則曰守道不如守官蓋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語爲正大抵聖人之言非智足以知聖人鮮有傳之不差者況君子豈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朱子曰答陳代曰不待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景

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人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丑及答萬章曰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此以在其國而言

且夫枉尺云云 字彙云且又發語辭且夫且如之類是也○直解云孟子承上文說君子出處進退之間不當計較功利只論義之可否而已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爲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筭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計利之心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尋甘心爲之雖使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於喪節敗名可以邀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爲之歟不知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只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利之一字門不可啓漸不可長一以利枉小其弊必至於以利而枉大孟子此語亦是拔本塞源

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 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和靖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

答者趙云云 蒙引云與嬖奚乘御在王良射在嬖奚○脉云請復非欲辭賤工之名只求明守法之初意耳○文林貫旨云可是肯謂王良云云 蒙引云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一說或使人謂之 爲之詭遇云云 蒙引云詭遇獲禽疑設機取捷不循馳道也饒氏之說未曉分明謂之詭遇全是不意而取之弋不射宿之意全荒矣 舍矢云云 揚明之舍矢是發矢如破是中的○正義曰如破射者之所發應矢而死如錐破物也 請辭 脉云請辭者辭其當乘之命也 集註趙簡子云云 疏正義曰晉六鄉趙氏最長故世

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稱趙孟趙簡子即趙朔之孫而其子則曰無恤是爲趙襄子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殺遂不濟河而返然則簡子蓋害忠良悅嬖倖者故王良終不爲之用○人物考云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鬼者云云

王良善御云云 人物稽考云韓非子載王良字子期觀象賦註王良晉太夫九方甄之子一名郵無正爲簡子御云云又云王良趙簡子幼子善御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王良善御馬者趙簡子之御也左傳作郵良一名無恤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自謂王良○燃犀解云王良字子期亦晉大夫善御九方甄之子一名郵無卹又名卹無正又名郵良

言奚不善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車則挾轡使射者中禽之左脇以達右腢是爲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禽左也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爲上殺故用逐左之範而不中詭隨而遇禽則中此小人心術不正苟且求中

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朱子曰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

雙峰饒氏曰 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

御者且云云 文林貫旨云射者詭遇之射也○微言董思白云羞比二字重看言御者爲君子之役似難責以羞惡之心者而且知羞愧何可以君子而獨無之○又王觀濤曰得禽君丘陵暗應枉尺直尋彼指諸侯說○宜照解云弗爲也正與亦可爲與相昳而中間爲之範爲之詭遇二爲字俱是緑索

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南軒張氏曰 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或曰 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上中節欲其一上中節則道不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出處去就之義

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安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爲聖賢○【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爲詘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己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枉己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

景春曰云云脉云丈夫就氣焰上說一觸其怒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爭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危景春稱二子爲丈夫正爲此也○霏雪錄云世稱大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燃犀解云大夫男子也大謂氣勢凌人也○又云一怒二句要他氣焰可畏意有不勝欣慕意○正義曰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集註】景春云云人物考云景春未詳何國人【公孫衍云云】正義曰公孫衍號爲犀首爲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史記列傳云犀首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與張儀不合儀死犀首相秦佩五國相印爲約長○蒙引云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興共伐趙以敗從約○史記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王後相秦而卒

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狥利遏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此章見大夫盡性不在橫勢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

孟子曰是焉云云 文林貫旨云父命之棄爾幼事順爾成志說母命之是教誨的命敬是恭順于夫戒是屈守于己○揚明云母送之至於門內乃致戒其子曰往之於汝夫家必恭敬以事人 以順爲正云云 存疑云其遊說諸侯使相攻伐全是因時君之所欲而導之便如妾婦之順從其夫也 妾婦 禮疏云妾之爲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 集註 婦人內云云 通義吳氏程曰內如字蓋以父母家爲外家 女子從人云云 大戴禮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 去聲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雙峰饒氏曰 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爲況大丈夫乎

阿諛苟容云云 蒙引云阿諛苟容阿依也諛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

居天下云云 講述云仁曰安宅又曰廣居存疑曰自其安固不危爲安宅自其寬大有容爲廣居是也○蒙引云廣居曰天下之廣居正位曰天下之正位大道曰天下之大道天下字不閑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故語錄說居廣居則曰無一毫私意○燃犀解云淫字妙如水之淫淫淫汩汩而不止不能淫如順水舟愈要把舵堅牢○杜靜臺筆記云居立行都有心身兩意在內不必分屬心身事○存疑云貴不期驕富而不期侈淫也窮期濫移也雖褐寬博吾不惴焉屈也○通義金仁山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以存心言

之字指仁礼義

道字指仁礼義

以處事言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朱子曰 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

曰惟是心無私邪無私則心體廣卽仁也無邪所立正卽禮也故所行自無私邪偏曲所以爲大道卽義也然亦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此三句是大丈夫之本下三句乃其效也

集註何叔京曰云云通義

仁山金氏曰何叔京名鎬昭武人自其父兄受程氏學於東平馬公伸而叔京又從朱子學官至潭州善化令未上而卒朱子銘其墓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闔縱橫家而言出處去就之義

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然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卽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道卽仁禮義之道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淫其節遇威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穫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何叔京名鎬昭武人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鄙天下不復扶又反見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宋子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宋子曰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雖肘側娼得志於一時眞可謂妾婦之

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押闔搖撼而遂以爲大丈夫其說固爲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爲義不當狥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爲以進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

周霄問云云文林貫旨云古指戰國前言

傳曰孔子云云文林貫旨云傳是古書○日錄李滄溟曰按傳所載孔子云云當先有位而后失位時三月無君則弔亦是已仕而失位者已仕而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豈不爲世用圖也弔只自家憂戚不樂意非他人弔之也即不以急乎此句可想見○揚明云出疆是失位去國指孔子○又云無君是失位者弔指自家憂戚○衍明云弔只自家憂戚不樂意虹野紫溪皆此說但查古有弔失位之說則主他人弔之亦無妨

之氣哉○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和而不流至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此章見君子不枉道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鷄摯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鷄取其守時而動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通考】【雙峰饒氏曰】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此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曰士之失位云云文林貫旨云衣服是祭祀之衣服不敢祭恐瀆神也

惟士無田云云講述云士無田不祭謂不仕則不得公田之義也或曰無田則荐荐者春荐韭夏荐麥秋荐黍冬荐稻既無田矣何稻可荐蒙引曰祭必備諸品荐只取一物之新其事蔺雖無田可以貿易○

不敢以宴定一云心不安也不得祭則無以遂孝享之心而不敢以自安也

【集註】諸侯爲籍國語一周語云不籍千畝註籍慈夜切或作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諸侯專曰夫人

純色曰犧牛羊曰牲成是肥腯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爲籍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成

記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使世婦贊云云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正義云世婦者謂爾時也久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陳氏曰公桑公家之桑也奉室養蠶之室也

夫人副云云通義吳氏程曰副夫人首飾副之言覆也禮夫人祭服與王同爾推雉五色備日暈夫人至受之句絕繅三盆手云云蒙引云繅藉薦爲綠也亦作繅○通義東陽陳氏曰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繅三盆手也淹於驗反於欽反淹漬也○方氏曰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遂布于三云云陳氏曰三宮在太寢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大昕季春朝日之朝也諸侯三宮生王后也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　蠶世婦卒繅以供祭服此所以奉爲之服與少牢饋食禮同　平聲遂副禕而受之　副禕正后者三淹也　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　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木祿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冕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襌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宗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爲之所以覆首爲飾襌與暈同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繢於衣也○趙氏德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其色玄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夏后氏以共祭盛　玉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籍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于畝之事也　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粢而內三宮三夫人以共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穀也　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以共齊盛　甸師掌君親

使世婦贊于公桑蠶室奉蠶　古典反

以供祭服　王后親蠶以供祭服而內三宮三夫人耕以供粢盛而藏之御廩　御廩掌藏穀之官也

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　音揮受之繅三盆手　謂以湯沃繭抽緒也

以示于君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　音弗　文章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而服以祀先主先公　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天地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下二

牲殺牲必云云 蒙引云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殺

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遺象若今之步搖副褘皆祭服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反所以覆敕救反器者 慶源輔氏曰此先主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爲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峰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者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別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曰士之仕云云農夫豈云云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農夫之出疆只是出而於田便帶耒耜以往一說作農之欲耕必負耒耜往他鄉以求所耕之地與士載贄出疆一意未是 曰晉國亦云云 趙岐曰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云云○蒙引云魏人之稱晉國猶胡人至今猶稱中國人爲漢人 君子之難云云 辨斷湯霍林曰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 媒妁之云云 蒙引云媒引合也灼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也○講述云周霄此章之問與子貢美王意同意孟子答之亦即沽哉沽哉我待價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牆壁之穴）（婚姻之命）

之意○燃犀解云願字賤字出於父母國人而欲字惡字出於君子自心非怕人賤惡而然

集註 妁亦媒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音義曰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曰妁

潔身以亂倫 論語微子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出處去就之義

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 形甸反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 去聲 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狥利而忘義也 慶源輔氏曰 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爲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爲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彭更問曰云云 學殖解云既食於此國復入於彼國是爲傳食疏曰孟子食於諸侯之所供故云傳食於諸侯○文林貫旨云傳是相繼於列國意泰是侈有過分意○徐儆弦曰以傳食此是驛傳之傳如史記所謂田槿乘傳至洛陽者也○蒙引云以傳食於諸侯與傳車之傳同正韻云驛遞驛馬也○又云遞續祿食也然傳字二頃當從後註○揚明云傳食是相爲供億祿食暗指孟子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狥利枉道以事君則爲聖賢之學皆賤之有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狥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峰胡氏曰 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一簞 簞說文笥也小筐也鄭玄曰簞盛飯食者方曰笥圓曰筐以竹爲之○講述云子以爲大與下文否字相叫應孟子曰子以舜爲太乎彭更曰不以舜爲太也一說謂子以我爲太乎則否字便應不轉

集註 彭更云云 人物備考云彭更未詳

曰否士云云 揚明云無事是不仕不農工商賈不可即上泰意○直解云事是事功○文林貫旨云事作功字看○合喙云此事字即士何事之事不可言事功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通考 吳氏程曰 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牲戀反內訓遍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新安陳氏曰 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爲泰。陋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云云 直解云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不能相兼君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于布女子必有餘布而不足于粟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于通融則我之所不能爲者必待人爲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車的輪人輿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合喙云獨舉男耕女織者以該百工技藝也○衍明云梓人操引杖以度材者匠人衆工人也輪與輿不同是別作車輪者○宜照解云於此此指異端橫議之時此字上見得大邛○燃犀解云守者是闢邪棠正着力保守非僅遵守○又云劉侗人曰孝弟二字暗對當時無父之墨無君之楊正是仁義本原處不是虛論道理語○文林貫旨云先王即是堯舜道即指仁義說

集註 梓人匠人云云 通義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新安陳氏曰 傳先主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主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

金仁山曰梓人爲器用者如考工記爲飲器爲筍簴爲侯之類今俗所謂小木匠人爲宮室國邑考工記建國營國爲溝洫之類今俗所謂大木者○輪人云云又云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察車自輪始輪人爲輪專治圓曲輿人專治有方而總衆工

曰梓匠云云 揚明云其指君子○文林貫旨云爲道指孝弟仁義之道言○揚云亦字對梓匠輪輿看

且子食志云云 揚明云二句就乎自言○蒙引云此則彭更執拗之詞也初聞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主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遂之於食志此所以終見破於孟子理到之言也

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通考 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之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爲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爲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云云 揚明云人指工人此指今日○文林貫旨云畫是汚穢其墻○揚明云墁墻壁之白灰者畫非刻畫只是灰壁不成文理○蒙引云墁墻壁之飾也如白灰畫之便是飾之於外若以細工近日者畫之亦是飾也畫非畫以彩也如以木石畫成縱橫之文於上皆畫墁也○通義許白雲曰彭更以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答之以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爲泰而子以我傳食爲泰乎彭更謂非以傳食爲泰但無事而食則不可爾蓋謂有職業而食則可也孟子之意則謂雖無職業而君子爲仁義有功於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雙峰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稱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爲無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今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

者多何嫌於無事

集註 牆壁 燃犀解云舜作牆周公作壁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辭受之義

萬章問云云 揚明云小國也以寡弱言

集註 萬章云云 人物備考云補萬章通志氏族畧萬氏亦作媲姓姬姓畢萬之後一云芮伯萬之後孟軻門人他未詳

宋王偃云云 偃辟公之子宋公之弟弑宋公爲君

泯○新安陳氏曰 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爲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爲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爲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爲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此章見政者在得民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孟子曰湯云云 講述云湯居亳三節言葛但有可征之罪而湯爲弔民伐罪之師

饋食 文林貫旨云是給其以壯之耕者也○又云率是令之之意

要其有酒云云 文林貫旨云要是塗中欄截的意○蒙引云食便飯也黍稻須爲飯者未熟者食指熟者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集註葛國名章圖云葛嬴姓國今歸德府寧陵縣○亳衆湯之云云通義呉氏程曰按亳有二皆非湯所都此蓋睢州考城縣○徵云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陽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

爲其殺云云講述云匹夫匹歸一說作童子父母爲其父母復子之仇也一說只作童子爲童子一个人復仇也下說較是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反酒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成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宋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湯始征云云講述云十一征征葛亦在內東面至望雨是湯師未征之前歸市至雨降大悅是湯師既征之後徯我后是証前段后來無罰是証後段湯之行王政全在時雨句引書正明民望民悅之意○揚明云惟誅戮其暴君而弔恤其窮民如時雨適降於旱後民皆大悅其仁君之賜矣

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通旨趙氏真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出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

有攸不爲云云　燃犀解云非不爲周臣乃助紂爲虐便是不盡臣道者○知新日錄黃蔡峯曰有攸不惟臣舊云有所不爲周臣者武王於是東征之也如此則武王是因其不臣於已而征之非順天應人之師矣愚謂商紂無道維是之商人心有所不思惟爲紂之臣有離心離德者衆矣綏厥士女此士女即有攸不惟也其君子其小人即所綏之士女是正不思爲紂臣而願叛商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武王之東征所以爲順天應人之師也○通義云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武王而事之者皆見休美故人皆皈附我大邑周也○諸說辨斷湯霍林曰有攸不爲臣不必指爲周臣其助紂爲虐便不是爲人臣的道理士女之不安甚矣武王東征以綏之紹繼也紹我周王見休謂始事商而今繼事我周王蒙其恩澤便是見休此句乃士女之言匪厥玄黃就是臣附了上君子小人以商之有位無位言下君子指將帥小人指士卒

集註　匪三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蓋也以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美之也

玄黃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古者上衣下裳衣玄而裳黃故幣帛皆以玄黃爲色

紹繼也云云　蒙引云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

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　音成　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云云]書泰誓篇作侵于之疆取彼凶殘蔡註侵入也○直解云孟子引周書大誓篇所載武王誓衆之詞說道我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而殺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固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凶殘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豈不于湯有光乎是武王行正政而王天下亦未聞當時之大國有惡而伐之者也○揚明云武指武王殘指紂云云[于湯有光]揚明云言湯武皆伐暴心事同其光明○又云武取湯子孫之天下而反曰於湯有光蓋湯武同心弔伐有武而湯之一心事益白也○脉云于湯有光只是湯武同有休光非勝于湯也[不行王政云云]衍明云王政亦指征伐言須與湯武一事相照蕭方有情○揚明云王政指弔民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取殘云云爾指惡而伐之○文林貫旨曰旨爾者言如此也應首節惡而伐之之說[集註宋實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按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覇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覇欲覇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周赧王二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宋王偃奔魏死于溫按大事記則敗齊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後已難詳考大事記則皆附於偃王之年而通鑑則總附於齊滅宋三年又伐薛之事其時薛已爲齊地當即是敗齊之時爾[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孟子謂戴云云]燃犀解云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爲國而不自彊但以彊大爲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己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修德無小暴慢無彊見補之曰修德無小能修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修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齊俗舒緩語音調和楚地多蠻語所謂鴃舌也

[集註] 戴不勝云云 人物考云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時宋王酗酒淫色群臣諫者輒射之凡在左右者皆諛佞容悅之人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猶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黄則黄今白砂在泥將染而黒矣子其柰何哉○萬姓統譜云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時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不聞乎君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黄則黄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黒矣子其柰何哉其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衢里] 衢韻會云四通道也風俗通云衢擕也離也四出之路携離而別也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咻音休 與平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 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敝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慶源輔氏曰] 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峰胡氏曰] 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子謂薛云云] 蒙引云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講述云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敵王而敗類況一君子而當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是故一董仲舒不能善武帝一陸贄不能善德宗一程頤不能善哲宗皆不久而遂去矣然四凶非不衆於舜無損三仁非不多於紂無益亦視君心信任何如耳使於君子信之篤任之專則一正足以勝百邪不然雖百居州亦如王何

[章圖云] 右第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正君之道必資衆賢

公孫丑問云云 衍明云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蒙引云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段干木云云 文林貫旨云辟之文侯之來見不內是不欲繆公之入見已甚如言太甚○直解一說牛春宇質言曰迫字宜連已甚讀謂是皆已甚迫切故斯可以見矣非格二子之不見爲已甚也況以已甚作一句迫字作一句亦破碎不成文法○按近說苑亦取此說竊謂只依舊說爲是○後漢范曄論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面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集註 段干木 高士傳云段干木晉人少貧賤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居魏守道不仕○人物考曰段干木晉之駔儈世學於卜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則軾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音目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大切也 慶源輔氏曰 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三君屈已求

蒙引云泄柳字子柳魯人○通義金仁山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段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司馬康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不可加兵秦君乃止

陽貨欲云云 衍明云無禮之禮是往來之禮文非禮物也不重輙亡重往拜○目錄姚承庵曰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士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木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子不爲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求始不得不一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蔑媿鄙此二項人云云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

曾子曰脅云云直解云脅肩是聳起兩肩諂笑是強爲歡笑都是勉強媚人的模樣云云○蒙引云大註脅肩竦體非謂脅爲竦肩爲體此是會意解人竦體則脅肩張矣故曰云云○脅腋下也肩在背之上兩邊脇在下肩在上二者爲一體○燃犀解云夏夏月也畦區畛也蔬菜不行列曰畦○宜照解云病者謂勞更甚

赧赧然燃犀解云赧赧然止是餙爲可憐處若說恥心浮動又何以証其無恥○又云赧赧是良心難昧處○宜照解云通章重一養字孔子養盛矣故無可無不可干木泄柳之充養未純也曾子子路之鄙養所寓也君子則借參由之警化段泄之充以願學孔子之家法是其所養○日錄牛春宇曰君子之所養者即暗指自負說如曰君子亦仁而已是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的君子一般不必作曾子子路看

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集註竦体云云通義云竦音聳動也　強笑通義云竦體者竦縮其身強笑者強容而笑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爲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新

此章言聖人云云姚承庵疑問曰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士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出處去就之義

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然亦是學力所就也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可耶寧先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爲狷者也○雙峰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益物不可以苟合○雲峰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爲志之高倫於汚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聲

戴盈之曰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戴不勝戴盈之宋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爲氏一人問答記者宋王偃欲霸天下之野然以孟子之言觀之則王偃實不能行王政而群邪與處遷善不力可見之○鶴林玉露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

孟子曰云云集註攘物云云通義吳氏程曰按閻氏本書微子注與爾雅音義同用之攘鄰雞爲句故集註亦從之而異於論語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正也

音古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如知云云　燃犀解云知字速字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斷也○衍明云非義直指厚斂與關市之征說速字意重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救止當時賤斂之暴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　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遯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城故自修身至于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

公都子曰外人云云　燃犀解云外人吾道外之人　敢問何也　燃犀解云問其好辨之故

孟子曰予云云　日錄盧未人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二句是一章大旨一治一亂正是不得已之故然治亂並言意重亂一邊有洪水之亂禹不得不治洪水有夷狄猛獸之亂周公不得不兼夷狄驅猛獸有篡弑之亂孔子不得不作春秋有邪說之亂孟子不得不闢楊墨末乃總結禹抑洪水節而以承三聖自仕見三聖反亂爲治皆不得已而有爲此吾所以不得已而有辨也故卒之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以終首句之意云爾○又黃葵峯曰予不得已也要之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如此則知聖賢之所以不得已處○揚明云生久是天生人人相生○文林貫旨云久矣自堯舜至今言○存疑云天下治亂本乎人事氣化故註兼言之反

不務哉○慶源輔氏曰　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新安陳氏曰　請輕之如減日攘爲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　通旨　朱氏公遷曰　語年饑用不足章什一去關市之征章及此章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

此章見聖賢扶世道之心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
焉而治衰焉而亂治亂不生於治亂而生於治失焉而治治亂不生於亂亂而生於治治而生於亂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因無足
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之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峰胡氏曰〕
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嶽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詰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
當堯之時云云定是定處下是平地巢是架木縛巢而居使不近水營窟是墜命地聞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治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失焉而治治亂不生於治而生於亂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因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之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峰胡氏曰〕
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有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嶽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詰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
當堯之時云云定是定處下是平地巢是架木縛巢而居使不近水營窟是墜命地聞

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緣於氣化而日警予聖人之懼災如此警予一字自是千
聖身任世道斡旋治亂的源頭機軸聖賢相承俱是此心○〔下者云云〕蒙引云下者爲巢下地
者爲營窟以其地高燥故可穴居○禮運云昔者先
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
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牛
春宇曰警予二字便是千
聖自任之道斡旋挽回治
的源頭機軸聖賢相承俱
是此心○燃犀解云洚水
者洪水也一句不是訓字
蓋云舜所謂徵洚之洚水
者即堯所謂洪水也見堯
之憂即舜之憂

使禹治之云云講述云再
揭地二句是那功處水由
地中行一句是成功處○
徵言王觀濤曰江漢南條
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

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昌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王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幾反覆而求諸人事則一亂一治而已
有堯起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予求諸人事也所以此

使禹治之云云講述云再揭地二句是那功處水由地中行一句是成功處○徵言王觀濤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

使禹治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菹音阻

也二字是指冷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蛇龍鳥獸俱帶說○燃犀解云驅非真驅之也洪水去若驅然○又云是也者舉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

然後人云云　又云玩然後二字當時不知費許多精神方有成功

集註　慶源輔氏云云　蒙引云禹之治以人事挽回氣化也不必如輔氏云氣化人事相緣堯禹同時豈今日氣衰明日氣盛若論堯禹之生則是氣化之盛矣但非本旨

堯舜既沒云云　鄒嶧山折衷云暴君至又作言人之爲害園囿一句言物之爲害但邪說句從暴君來園囿一句從壞宮室來

及紂之身云云　燃犀解云及字又字可味中間包得桀之亂湯之治在○蒙引云不及桀之亂湯之治者始舉其心大者耳

集註　夏太康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太康者禹之孫盤遊無度爲羿所距保遏南夏孔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暴雷震死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聲窪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及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類數。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

周公相云云蒙引云詩則誅矣伐奄至三年之久乃得其君而誅之○燃犀解云其君奄君也○知新日錄盧未八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一字是總具伐奄王五十以紂之黨逋言是除其人之爲民害者驅虎豹一句以紂囿囿之所養言是除其物之爲民害者天下大悅總承上引書正明周公之功言其誅紂固所以相武王而成其烈亦所以終文王之謨故丕顯丕承咸正無缺皆周公輔相之方也勿以大悅以上謂致治之功在一時書言以下謂致治之功在萬世者耳○楊明云海隅是海邊○艾林貫貞云佑啓我周家之后人者咸以正大人是周公後人咸皆也皆正大而無偏且周密而無缺此實周公相業成之也正無缺盧未人曰正是正大無偏無缺是完備無欠集註助紂爲虐通義仁山金氏曰伐奄乃周公相成王之時奄君逋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年伐淮遂踰奄遷其君於海始飛廉紂云云人物考曰飛廉嬴姓之苗裔又曰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史記秦之祖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字處父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而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飛廉爲紂卷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爲逼霍太山而報得石椁死遂葬霍太山而報祠焉索隱曰事蓋非實愚按此當以孟子爲正

世衰道微云云朱云世是周室東遷之後衰者治不復也道是聖人經世之道微者理不明也邪說句即是道微弒君父就是暴行

田宅也。暴行。通。上十二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鄒晉昭曰奄字書作郾。古通用。

說文衣撿反。註周公所誅奄國。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遷其君於海隅作奄君薄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無缺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憲之法無一之或踰。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壞于此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紂幸臣事紂周武王伐紂扞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孔子懼云云 講述云知我以君子言罪我以小人言○微言徐徹弦曰道有是非法有賞罰孔子以道而是非天下非以法而賞罰天下也是者所當賞而而孔子未嘗賞之非者所當罰而孔子未嘗罰之又何有於僭哉故但曰春秋天子之事而不曰天子之權事與權當有辨○又高中玄曰東遷之後天下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爲制故其爲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孔子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一以爲準以明天子之法是爲天子之事 集註 胡氏通義金仁山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謚文定建安人因靳裁之聞程子之學友事游楊謝三君子以得程子之旨後以春秋侍講奉敕作傳此段傳序也

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 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 書皐陶謨篇云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爲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通考 吳氏程曰 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 通旨 朱氏公遷曰 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

託二百四云云 通義金仁山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

是亦一治也蒙引云此一治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而人事自有功

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爲一治。宋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

聖王不作云云直解云聖王指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橫議是肆爲議論○楊明云橫議者與吾道相角

楊朱墨翟云云楊朱之事見莊子列子有楊朱篇○墨翟之事見呂氏春秋及鄒陽書說苑等書又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通義金仁山曰楊朱老子弟子字子居其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多舉其語蓋楊朱親傳老子之學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其時老子之言簡質戰國好文故其言未播列子之書未行莊子之書未著故當時惟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闢楊即闢老莊也又曰楊氏爲我楊子取爲我蓋其初聞老子雎雎盱盱之戒而一切收斂又慕伯成子高之爲人不以一毫利物必其愛身獨善而不肯役於世若人人如此則人君將誰與治天下乎○又云墨翟史記云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亡墨子書有文子問於墨

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者也　楊氏爲我云云　容齋隨筆云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　是邪說誣云云　盧末人云邪說即橫議之不循正理者自其倡議於己以煽惑人心曰橫議自其偏任己而離叛正理曰邪說　率獸云云　揚明云謂楊墨率禽獸之教以蠹害人心　人將相食　揚明云人人相戕便是相食

集註　致身　論語學而篇云事君能致身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聲　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　楚宜反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　形甸反　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雲峰胡氏曰　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朱子曰　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

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個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個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于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于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

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于充盛窒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爲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況能擴充之以全其量乎。○西山眞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

吾爲此云云其心云云揚明云惑於爲我兼愛之行害於其事云云揚明云事郎君臣父子節目政郎君臣父子大綱○通義金仁山曰楊子書不傳於世必因孟子闢之而書遂廢然列莊之書多其意也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三篇然多膚淺或出附會韋莊子載其非樂稱道二篇之略今書無之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二書之不存孟子之功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眞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峰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峰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

程子曰楊墨

集註 是亦一治盧末人曰此一治不可作孟子自負致治只云楊墨害人心術此一大亂其氣化人事之厄比篡弒尤甚故我之閑聖道距楊墨亦欲撥亂以反之治庶幾盡人事而氣化可扶也便是一治意思

楊墨之害通義金仁山曰楊氏出於老子申韓亦出於老子太史公曰申子卑子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覈小恩背原於道德之意孟子闢楊氏之爲我是斤小恩之原

佛老之害云云通義金仁山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益兼無君之教而貪殘率獸食人之禍有所以其害爲尤甚元魏以塔廟媚天下之財而亡梁以奉佛捨身而亡隋以道場唐以迎佛復寺五季奉佛飯僧皆無補於亡南唐以混沌無生之說亡其國生民之禍可謂日積爲君臣者或溺於佛而不自知或以取亡者未盡佛之道或置亂亡度外而終以佛爲依歸胡不即已事觀之以爲深戒耶

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之異端言之益楊氏爲去聲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急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峰饒

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事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益兼無君之教而貪殘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楊氏龜山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予道絕又曰異端蜂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愚按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何復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又曰釋

【昔者禹抑云云】揚明云抑者失去雍塞平是平滔天之害兼是併而除之驅逐也猛獸即虎豹犀象之類寧是安居成是成功○蒙引云夷狄蓋在所伐五十國之內也言夷狄則近者可知也

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它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眞者矣因并附焉【通旨】【宋氏公遷曰】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乎聲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眞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形甸反下解見音同上篇承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荊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詩云戎狄云云】揚明云徵艾也○魯頌閟宮篇註承禦也

【我亦欲正云云】揚明云邪說指楊墨詖行一偏之行○蒙引云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

集註洪水猛獸之災云云

通義程復心曰洪水猛獸害人之身夷狄簒弑賊人之性害人之身或專出於氣化故曰災賊人之性則實出於人爲故曰禍然人而爲夷狄之術簒弑之事者但自賊夫己之性耳至於邪說橫流不能救止則天下人心皆爲之蠱壞將胥而爲禽獸夷狄之歸矣此其所以爲害愈慘宜乎孟子之深排力詆而不少置也

非知道云云

又程復心曰知道者備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故知邪說之害特爲深切而眞有不得而不救之者也學者苟能考三聖之心味孟子之說詳朱子之註則非徒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亦將并與斯道而得之矣人徒見孟子爲一匹夫耳而不知其所憂者如是之大所任者如是之重也且歷代聖人之所爲皆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得已則聖人將無所爲矣豈獨孟子之辨哉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蓋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眞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

雙峰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

雲峰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簒弑之禍由人事邪說

能言距云云　跡云能言是能申吾仁義之說以距楊墨也○存疑云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

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峰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前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未下。使天下人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

集註聖人救世云云　蒙引云大註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功如此吁可念哉此聖人或專指孔子春秋之法謂孟子特祖其法耳又或兼指孟子闢邪說之法故下句以攻討並言也恐前說為長

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詆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纘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加入一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距者猶獸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猶開門揖盜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閑先聖之道爲攻討之說○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皆是不必攻討之說

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

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反待洛儒者潛心正

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惟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于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于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這般樣太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醫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逢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見於有爲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

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爲後法。猶未至于辯者。孔子之時。異端益熾。而孟子之聖。言教易孚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之徒。聞言猶未達。況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爲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若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爲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乘。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及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

匡章曰陳臣子。匡章。齊人。陳仲子。齊之賢士。○匡章。齊人也。云云。事見呂氏春秋不屈篇及戰國策。○人物考云陳仲子。齊人。

匡章曰陳云云蒙引云若然陵三日不食云云言其飢餓之甚也蓋仲子本是世家之子乃甘於窮約如此匡章所以取其廉○匡章意以仲子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苦節故斥其虧義而序論有此樹也人多以爲一李之實則螬食寔者適半矣便說不去且一李而食其適半幾不堪三咽矣此必治習之誤○千百年眼三云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中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搥其婢婢恨以灸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閱本草亦云螬蠐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爲無謂

集註匡章云云人物考云匡章齊人也云云事見呂氏春秋不屈篇及戰國策○人物考云陳仲子齊人

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盡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此章見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覺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螬音曹蠐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居於陵云云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爲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纑織屨恬淡無爲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

孟子曰於云云王勉夫野客叢書十二云齊地有蠱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揚明云充是推而滿之操是不食不居之守蚓是蚯蚓也蚓無求於世而後可成其廉○燃犀解云蚯蚓土精也無心之虫與皇螽交一名朐脰一名曲蟺江東人謂之歌女或云鳴者螻蟈也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蚯蚓與螻蟈同處螻蟈土狗也亦名螻蛄○徐岩泉曰仲子惡能廉廉字就仲子操守說不是君子中正之廉也惡能廉言惡能自成其廉意○存疑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

集註巨擘云云燃犀解云巨擘手大指也以爲巨擘猶今人言屈指第一也齊俗貪饕食仲子苦節故在齊人中則爲第一也

夫蚓云云云蒙引云此段承上必蚓而後可說明其未能如蚓之廉也○講述云上食槁壤槁壤二句言蚓之無求於人仲子所居六句言居食有待於人且未知合義與否則安能如蚓之無求也○人物考二十一云盜跖柳下季之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城守小國入保萬民苦之云云事見莊子盜跖篇○通義金仁山曰按莊子所說雖詳而以爲柳下惠之弟又與孔子同時其說遂不可據註亦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下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自疑之又引漢書云秦之太盜當是秦國人之爲盜者爾然盜跖篇後人所託決不可信

曰是何云云 揚明云是字指仲子居食何傷他廉潔○講述云是何傷哉言居食之出於伯夷與否亦何傷哉一說謂傷於廉亦通

集註 纑云云 說文云纑布縷也

曰仲子齊云云 蓋云云 通義吳氏程曰蓋音閤按蓋音閤雖同而韻別出不若更爲古盍反鯢魚二反合正其音更作魚歷反庶不失韻哇音蛙一作音娃於街反○蒙引云一說曰是鯢鯢之肉也是其兄訊之言一說是仲子因其兄之來而覺其爲前日之饋者看來前說爲長若是他自說人何用鯢鯢字

以母則不食云云 盧末人曰以母則不食四句是總括上文而斷之見其不能充也類即母之食兄之室之類言母食不食則凡如母食之類者一無所食而后爲充兄室不居則凡如兄室之類一無所居而后爲充乃又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居是居食之類未能充即不居不食之操未能充故知其不能如蚓也故曰仲子惡能廉

若仲子者云云 蒙引云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言據仲子之志則將求爲蚓而實不能爲蚓也明其非廉之正也○揚明云不能如蚓則不能成仲子之廉○又云若仲子者必其無求自足若蚯蚓然而後能充其操者也不能爲蚓而仲子又惡能廉○存疑云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閑聖道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集註人之所以爲大通義吳氏程曰無人爲大三句出禮記祭義文無莫也言靈於萬物莫大於人也○又東匯陳氏曰無人爲大言無如人爲大也

無親戚上下云云盡心上篇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燃犀解云徐儆弦曰人有五倫仲子以蓋祿爲不義無君臣也出而哇之避母以去無父子也去其兄惟恐不遠無兄弟也頻顣于生鵞之饋無朋友也絕此四倫而獨全一夫妻可乎不可乎便是仲子斷案

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人倫之重

所養惟人爲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爲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朱子曰溫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廉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廉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爲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

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主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爲清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于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爲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夫○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爲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

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宗。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爲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爲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于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峰饒氏曰。不要問所後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點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子爲輕。仲子反視母兄爲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終